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學易記卷三

元 李簡 撰

上經

䷔ 震下離上

伊川曰噬嗑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復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合故為噬嗑聖人以

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强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白雲曰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曰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乃亨通也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上離下震動而明也雷震而電曜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五為不當而利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又曰雷電者陰陽相軋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有電便有雷

白雲曰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

而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伊川曰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兼山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

雷氏曰傳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也故明其罰

之輕重而又勑正其法令使人曉然而知懼則遷善遠罪而不犯矣此明罰勑法之意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繫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白雲曰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屨校滅趾不以爲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戒於後使惡不進是爲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

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云校屨校而滅其趾大其校也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

晦菴曰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龜山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之出

入往来而不窮也九四爲閒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

則爲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絶其往來乃无咎

單氏曰滅趾者止其行也滅鼻者絶其通也姦人得

行則其志通矣噬膚而絶其通用獄之功也故无咎

晦菴曰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龜山曰柔不當位而當九四之剛猶噬腊肉而遇毒也

雷氏曰腊肉全體而乾噬之最難者也九四之象也

九四有剛强炎上之勢處近君之位不中不正在所刑者也六三柔而在下欲以刑法正之宜其若噬腊肉之難非特正之難必反見傷也故曰噬腊肉遇毒夫治姦惡不勝而反被毒則至於喪身者多矣而曰小吝无咎何也不幸而不能成誅不仁之功何大過之有哉故曰小吝其志在於誅不仁於義何愆哉故曰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

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誠齋曰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强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一人而已哉

雷氏曰夫以寛服民刑措不用此聖人光大之德也九四猛於用刑以除邪雖曰剛直豈曰光大之道乎故象曰未光也孔子為魯司寇而誅少正卯不得已也孔子豈以為光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二三五之所噬皆指四而言也六二居中得正故有噬膚之易以九居五正也以六居五非正也故不若六二之易管蔡之於周為間者也周公之誅得六二之義矣成王則未免於疑也故後世議成王之才不及漢之昭帝得黄金貞厲无咎者勉之之辭也黄中色金剛物五雖中然實柔體故必剛中正固而懷危厲則得當而无咎

也王氏曰得當謂刑戮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白雲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然初六滅趾上九滅耳孔氏以為滅没也蓋屨校何校則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没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没耳也初則无咎上九則凶蓋戒於早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

者安知終不麗於大辟乎

離下
艮上

伊川曰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謂成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泰又由

泰而變之理乎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胷中所緼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甞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白雲曰賁飾也交相飾之謂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

以柔爲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

天文者指上文剛柔相文而言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謂也文明以止人之文尊卑上下禮文之謂也止謂各止其所止也文明以止謂明乎尊卑上下之分而不亂也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虚而東作西成時變可知矣觀乎人文則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則麟趾騶虞化

成可知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所以爲賁也

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白雲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

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文明中正為一卦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賁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為矣須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謂與三相賁而起也 采安定白雲伏菴語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隂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賁如濡如

雷氏曰賁如濡如以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夫國家无禮文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矣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於初故曰皤如初九體乾馬也義而不汚白馬也舍二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動而趨上疾若飛然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九之來本以親己疑其為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相賁復何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雲曰六五為賁之主及於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於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筐篚之意也馬氏曰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戈盖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非一所也

誠齋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

非其人然後施之於惟其人否故榮榮故喜喜故吉
賢者榮之而畀赴喜孰大焉吉孰大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曰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
則无咎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
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與他卦居
極者異矣
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故

曰白賁功成不居何咎之有

䷖ 坤下艮上

伊川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

剝不利有攸往

伊川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時衆小人剝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白雲曰不利有攸往者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

雷氏曰泰與夬君子長之卦也剝與否小人長之卦也泰曰吉亨夬曰利有攸往否曰不利君子貞剝曰不利有攸往凡以為君子謀也聖人作易區區為君子謀者非私君子而弃絶小人也葢君子進則君安邦寧生民受其賜鳥獸草木咸若小人亦得其所小人進則反此而小人亦不免其禍故聖人為君子謀者

非特天下亦所以為小人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曰剝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

白雲曰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

龜山曰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巽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尚消息盈虛无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當是時存亡之機間不容息與他

卦巽故也

誠齋曰不利有攸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剥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剥之道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劉牧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髙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伊川曰山附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居人上者觀剝之象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白雲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隔上下者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茍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楊氏曰六二未有剛以與之三則有所與也剝辨而未及膚苟有正道庶乎其无凶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居剝而无咎者以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東漢之呂強是也

橫渠曰獨應於陽反為衆陰所剝於義无咎吉凶不

足言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及其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

白雲曰牀剝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

南軒曰牀者人藉以為安息之物也君子得行於

世則天下泰然安枕猶之牀也今也衆陰剥喪君子至於切近其身焉則君子不得其所可知矣君子如是天下又可知矣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白雲曰方剥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剥之時而為止剥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葢消息盈虚天之道也君子之所尚也雖聖人不能違時特

於其間而有止之之道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其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此謂根蔕之難去者

誠齋曰无不利者言不為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曰息訓為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輿所以載君子民之象也廬所以庇民君子之象也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是君子得輿為民所承載也為小人者必欲剥其廬則已復无所容身矣葢亦不思耳終不可用者聖人特為小人戒也 集伊川龜山白雲說

䷗ 震下坤上

伊川曰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

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曰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内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

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

白雲曰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爲復之无咎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伊川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也七日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

之道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廣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
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
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
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龜山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
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

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七日謂自姤至復也夫四時之變浸而為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故剥以順止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

誠齋曰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

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
而生物貴陽賤陰長君子消小人是也有天下者可
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
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伊川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
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

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誠齋曰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凅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泉獨温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伊川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祇馬融音之是反抵通

誠齋曰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順天時爻義為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美也二雖陰爻天資中正切比於初見初能復以為美而樂從之是能忘勢而樂善也故象謂之下仁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解書者以休為樂善六二休復蹇叔以之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兼山曰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

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

伊川曰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其志可謂善矣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白雲曰舍類應初獨行其志者也七十子於衰周之

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剥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剥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其道也

前輩或云不言吉凶者葢此爻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此說或有錯悮不然何反沮人為善也凡卦中之凶咎多言於可疑之爻若此爻之吉不待言而後見也何哉善人便是吉人惡人便是凶人若云初方甚微不足以相

援則二亦不能獲吉三又豈能无咎哉又曰不云无咎者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是大不然以陰居陰乃當位也若以陽居之則剛而不正矣與初非應則不從君子之善道矣又豈能獨復也哉且剥之時小人之道方長盛君子不利有攸往然則失上下而應陽者聖人尚曰无咎而况居利有攸往剛長之時乎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至也中者六五固有之性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其六五有是性是以能非應非比而能復不曰厚之至乎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中以自考者非自有降衷之性則亦不能成此德也漢昭帝之明察足以當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弗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葢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

誠齋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於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於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

害眞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

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

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

勢成矣至於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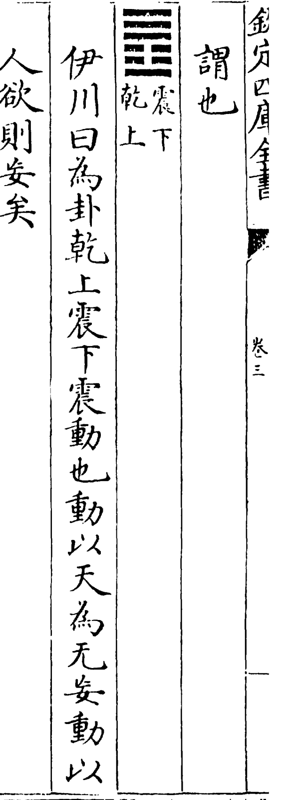
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

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

雷氏曰迷復者失道失信昏迷而不知改過復善之

謂也



震下乾上

伊川曰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明道曰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妄可往也

伊川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

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其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白雲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舍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舍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乖於天道

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葢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葢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

无妄之往猶孟子云助長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伊川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

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盛對之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雷氏曰對時者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毋麛毋卵昆蟲未蟄不火田之類是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曰九以陽剛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田謂火其田也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耕而穫菑而畬理之常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未能成已而可成人乎則利有攸往者蓋言先當成已而後可以成人象云未富者以六二陰虛其於无妄之道未能足乎已者也以有應在上故有急於成人之象 采白雲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曰三以隂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或謂設或也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

失不足以為得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如此則不為妄動矣白雲曰闗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雍曰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

青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葢有无妄之道存諸己而六三獨欲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葢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

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

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誠齋曰既无妄矣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此非无妄之災故仲尼被圍以貌偶似陽虎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无妄而災可无愧矣故災至无愧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

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為得乎楚王失弓楚人得之有失則必有得何足以為失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曰四陽剛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

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雷氏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則存舍則亡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曰九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

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單氏曰藥者以毒攻疾者也非疾而攻之則其毒反能為患矣

伊川云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若遂自攻治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孟子深於易者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

於理也過於理則妄矣故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諸卦雖本天道皆因人事得失而可明有應則為得无應則為失乃其常也无妄則異乎是動以天為无妄无妄天理也動以人為有妄有妄人欲也有應近人欲之私无應即天理之公故六爻以无應為得无妄之道初九之得志得无妄之道者也故曰往吉在他卦處下而无應難乎其為得志也九四固有无妄

之道聖人以其居陰故微存戒曰可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在他卦剛而不中不當位而无應義无咎者亦鮮矣九五得正居尊剛中而應在他卦則无往不利在无妄則藥不可試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在他卦其吉可知在无妄則爲未當三之所得者牛所失者无妄之道乃匪正有眚之人也白雲以爲幸而免在上九則妄行窮災无攸利矣

☰☶ 乾下艮上

小畜巽畜乾以柔畜之也大畜艮畜乾以剛畜之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誠齋曰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况治平之世乎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單氏曰大畜者雖以畜物為義而非已有所畜則不足以畜物也

白雲曰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謂悠久无疆也

誠齋曰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為而臻兹尚賢故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之君柔順以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尚其德也武尊望曰尚

父康尊卑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為臣止君君之不善曷能止之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故袖中之鷙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貪貲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曰天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白雲曰髙髙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而畜天之道為有餘在人亦然

龜山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鬬

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曰大畜艮止畜乾也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

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輹四說其輹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

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賔贊之儀才力葢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輹說文車軸縛也又云伏兔即今人所謂鉤心也一云軸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

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大畜為義良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良三爻皆取止之為義以天下論之凡在下之人被畜者

也在上之人畜之者也初九陽微在下進則有厲利於止也二則說輹以不行方之於初是安於止而非利於止也三則畜極而通與上合志益將有為之時也則當馳逐而致遠業焉然馳逐而不知戒則或有顛躓之患故利知難而不失正日閑習其輿衛何所往而不利哉以一人之身論之初則利於止二則安於止三則行其止下卦三爻乃君子成己之道也上卦三爻則論成人成物之事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安定曰童牛犢牛而无角者也

伊川曰四艮體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

能免刑戮

童牛之牿未詳古制今農家以繩維二木如鞅板然施於犢牛之首是亦童牛之牿之義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曰六五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要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導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

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

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張中庸曰宋太祖收諸將之兵權亦豶豕之牙之道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誠齋曰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

雷氏曰良馬馳逐於天衢之中與夫所謂天步艱難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者異矣

上九爲一卦之主畜道已成聖人之道大行也故曰天之衢亨伊尹周公足以當之何字或云辭或音荷或作向或爲衍義皆有所未安當闕之以待知者

䷚

震下艮上

伊川曰為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曰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温公曰何謂觀其所養其人賢則所養必賢也其人

不肖則其所養必不肖也何謂觀其自養取於人以義自奉養以禮斯賢也取於人无度自奉養无節斯不肖也故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遠視其所主達視其所舉足以知其為人矣

伊川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賛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聖人養賢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澤於

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雷氏曰舜養十六相而去四凶所養正也孟子以寡欲養心以直養氣又曰萬鍾於我何加焉自養之正

也此卦體震之三爻皆凶體艮之三爻皆吉蓋養之道靜止則吉躁動則凶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子夏傳曰言語者禍福之機飲食者康疾之由

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

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兼山曰山以形雷以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伊川曰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

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誠齋曰下卦三爻皆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狥欲又戒之以必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

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頼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髙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

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

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上九陽剛居一卦之上天下由己而得養是至公无私以養天下者也六三柔邪躁動挾私應以求養焉

宜予見棄而取凶矣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之所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勿者禁止之辭以此求養何所利哉

白雲曰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陽剛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

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頼初之養也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頼養於下皆養德也傳云作之君作之師上之人能教養其下則為順今四五皆陰五頼上養四求初養於義為不順故在五則曰拂經在四則曰顛頤雖然堯舜猶下詢於芻蕘周公猶躬吐握恐失天下之士況其下者乎此四五顛頤拂經而皆吉也人之養德不過内去私欲外重威儀而已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人望之儼然而有所畏也葢不重則不威所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先儒云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能如是何咎之有象云上施光也者葢於二卦之交復推明上下交養之義發凡於四則五不待言也魏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賢故曰富觀其所與上施光者魏成有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伊川曰六五當頤之時而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

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頼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况其下者乎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誠齋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固順從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程子以

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

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童溪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

白雲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諸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葢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

☱☴ 巽下兌上

大過為卦其義有二一則四剛居中過於强暴上下本末皆弱是梁棟傾橈不可扶持之時也一則聖賢所蘊畜之天德養之有素而當此大過之時故能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故頤次大畜大過次頤也非聖賢道德有以大過於人其能救此大過之時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為卦上兊下巽四陽居中過於剛强上下皆陰兩端柔弱故有棟橈之象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即大過民為本君為末之意也故王注云初為本上為末君弱於工民疲於下居中用事者皆剛梗不制之臣也棟既橈矣大厦其將顛乎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拯之之道也故曰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白雲曰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

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然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亨乎大

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在兌上澤上有風乃乘木舟虛濟物之象也在卦則為中孚巽在兌下澤滅其木乃舟沉澤中不能濟物之象也在卦則為大過是賢人君子負經濟大過人之才或沉於下僚或隱於側陋而不見知於上也君子當此之時或進則大有為反本末之衰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處則堅貞不移著書立言垂法將

來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狄梁公之謀唐温太真之謀晉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删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顔子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誠齋曰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木之枝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

徐氏曰巽則柔順而其色為白

雷氏曰大過之世剛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豈能有為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器者茍措於地則安而无傷矣猶以為未而恐其傷也又用茅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慎之至也茅之為物潔白柔順猶之避難也茍遯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同俗之汙非柔巽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己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

不同之道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哉此藉用白茅无咎之意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

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之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

為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誠齋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枝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謂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為女妻

初六耦而數散根象也故為生稊根也

張中庸曰初六在下陽過於陰之象也大過陽過陰之時過於陰則吉則利不過則凶則醜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温公曰大過則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而不以得位為義

九三居陽履剛而在一體之上剛狠强愎不可輔弼者也故曰棟橈凶

伊川曰九三以剛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義乎曰言易者貴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剛而用剛巽既終而將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

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以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謂巽終將變无用柔之義者蓋說卦其究為躁卦之意也

劉佚卷曰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有棟象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則吉

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而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繫者也九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東坡曰得者如父不能得之於子之得也過者得不過者故二得初六上六得九五也陰在卦初女妻之

象陰在卦末老婦之象九五不能過小者又為小者所乘而反承焉故曰老婦得其士夫

伊川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然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白雲曰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老夫女妻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

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没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葢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白雲曰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

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没其頂

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滅其身王行曹奭

訓注以之

䷜ 坎下坎上

伊川曰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

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凡陽在上者止之

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

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

重復之義坎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也坎水也

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南軒曰乾唱而坤和乾尊而坤卑出於自然所不可
亂者也得於乾曰震曰坎曰艮得於坤曰巽曰離曰
兊是六物雖相摩於天地之間不可以相无然而得
於乾者每无待而有濟得於坤者皆不能特立以成
功震爲雷巽爲風雷者震起萬物而爲之發端風則
因有所吹嘘而長養之坎爲水離爲火水有常行而
无所賴火託薪然後始得以見其體艮爲山兊爲澤

山能厚載萬物而生植之澤非因物則不能施其滋潤之功此所謂出於自然而不可亂者也然則人欲犯尊卑之分滅倡隨之義其可乎哉

雷氏曰險以陰言陰之性險故也陷以陽言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孔疏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

疏謂便習其事者乃素患難行乎患難之意也乾坤之外純卦皆有習義獨於坎加習字者得非發六子之凡舉一隅之意乎

伊川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白雲曰一陽陷於二陰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亨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曰習坎者謂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也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

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髙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

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横渠曰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凝滯人在前唯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龜山曰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誠齋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内陽而外陰故其明内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

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甲冑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

雷氏曰夫坎之險陷害人甚矣而用得其道則可以守國猶之水火烹飪灌溉以為養而人非水火不生用之得其道也茍用失其道則漂溺焚燎害莫甚焉

道德亦然剛者君子之道也用剛以為仁則仁不可勝用矣用剛以為直則直不可勝用矣若夫用剛以為暴虐則暴虐亦无所不至天下之事无不然顧用之如何耳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曰兩坎相習水流仍洊而至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

德行取其游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游習

童溪曰君子德行貴乎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德行而有常則其視屋漏暗室无異於十目十手之地也教事而習熟則因而知學而知其與生而知一也勉強而行利而行其與安而行一也此不舍晝夜之功

也其在彖所謂不失其信是也中庸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坎中之陷處初六以陰柔處重險之下无剛中之德失處險之道非徒不能出乎險而更入於坎中之陷處其凶可知故象曰失道凶也處險之道何如有孚心亨而已固非初六之所能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曰二以剛中之才雖處艱險而能自保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君子處艱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龜山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

白雲曰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童溪曰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來謂下而即二坎也之謂往而之四亦坎也以言進退皆險也夫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

乃以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則不安之地為可安之也故入於坎窞其曰勿用云者戒之之辭三下之終也故曰終无功楊氏曰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安往而不入於坎以此涉險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東坡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懽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

五无以為主五非四无以為蔽錭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伊川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而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導

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其如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

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旣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所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

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龜山曰夫處重險之中非盈禮尚文之時故用缶

白雲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

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茍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他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

漢上曰簋貳樽酒而簋副之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曰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

盈滿也祇之是反與抵通至也復卦云无祇悔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不盈則常在於坎中盈則平而出矣故曰无咎常人遇險陷溺而不能出者皆是也惟剛中之君子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乃

能涉險而无咎中未大者謂學未至德未充也學至而德充則何難之不可濟哉故彖云行有尚往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歳也

童溪曰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險戒於過過則人懼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也夫過於用險則强人而使我服故拘囚之无所不

用其威雖然其威既窮而不得其情猶昔也則上有失道之名而下无説服之實矣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夫徽纆刑威之具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寘之叢棘之中三歳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在人者久罹其害而在上愈增失道之愆矣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歳也夫居下而失居險之道者初六是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者上六是也故語坎之失道而凶者惟初上二爻焉何者初太下而上太過故

也

單氏曰劉表云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以繫罪人荀九家易曰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議獄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况用刑三歲之久而不得其情者乎

離下
離上

伊川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隂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虚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虚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虚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

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

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五亦云正者中則正矣

龜山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誠齋曰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

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其文明之德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錯然敬貌猶云踧踖盤辟也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闇闇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

辟咎哉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止兊彼己相説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道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

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六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兼山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

劉佚菴曰若知其將老不能自樂而恐怖傷嗟是自以為凶也

荀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又承六五陰柔

之君其剛戚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云死如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誠齋曰九四逼近君之地而席內外重火之氣餤故其興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於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雷氏曰涕淚也沱若多也六五以柔處尊位近有突如之亂故涕之多憂之甚雖然六五柔麗乎中正則非失道之主而又有公侯之忠烈者附之以順討逆除其亂而吉矣上九之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是也故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明帝用温嶠陶侃討王敦即此爻之義也王公謂王之三公指上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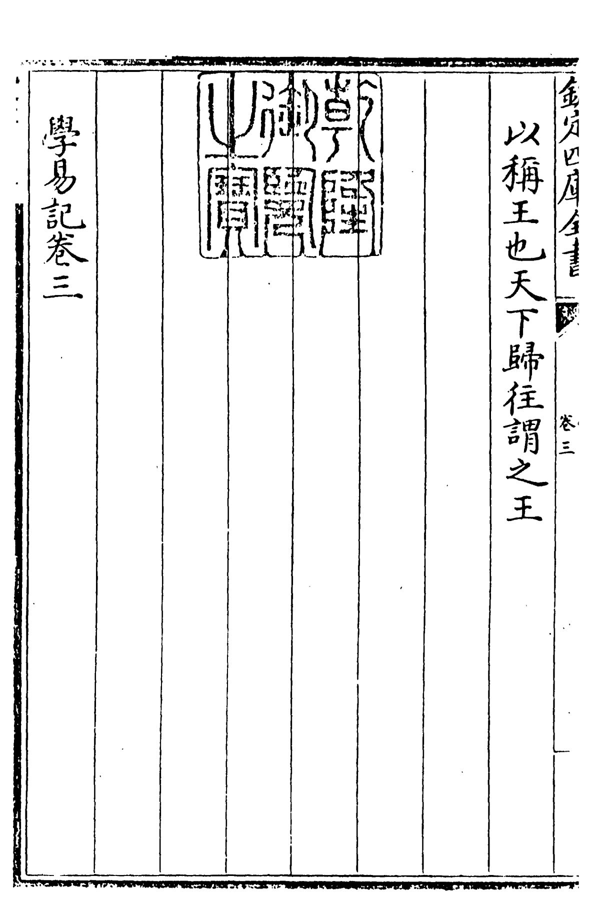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

伊川曰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也

雷氏曰六五柔處尊位而遭突如之亂當此之時其邦可謂不正矣征者上伐下以正也上九剛而明者也故王用以出征焉以正行師其有嘉美之功必矣其出征非多殺也折首而已折首者殲厥渠魁之謂也醜等也且王之所以用出征者非貪殘構怨妄動干戈以糜爛其民也但欲除亂以正邦而已此其所

以稱王也天下歸往謂之王



學易記卷三